

嘉業堂
金石叢書

閩中金石志

第五冊

閩中金石志卷九

嘉興馮登府輯

吳興劉承幹校

宋

游先生祠堂記

隆興元年

輿地碑目朱子撰在建甯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爲御史未幾去爲郡江淮間又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寔爲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

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爲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祀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爲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昌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公德器粹

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又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

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尙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已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輒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

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具位朱熹記

南劍州魯國諸圖記

隆興二年

訪碑錄鮑喬撰趙彥价正書在南平

按鮑喬紹興間任南劍州教授見郝志

王十朋雙巖詩刻

乾道二年

在福安縣雙巖寺宋乾道二年王十朋題詩崎嶇九
嶺更雙巖遙望閩山未見三來訪神鐘隱現處翠微
青鎖古精藍

按龜齡乾道間知泉州見郝志

天寶狀元識碑

乾道三年

輿地碑目引夷堅志福州福清石竹山乾道三年居
民夜半聞山上有聲如雷震明旦山頂有大石方九
丈飛落半腰間縣士李槐云山下舊有碑曰天寶石
移來期龍爪花紅狀元西東邑境有石坡曰天寶是

歲永福人蕭國梁魁天下永福在福清西又三年興化鄭僑繼之正福清之東

按閩書蕭國梁乾道二年擢進士第一鄭僑乾道五年廷試第一碑目謂三年國梁魁天下誤

環峯亭

越山吉祥

乾道三年

宋光宗御書在越山上

按三山志乾道丁亥太上皇帝賜名環峯洒宸翰以賁之并越山吉祥四字刻石郝志未及引

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乾道四年

訪碑錄朱子撰隸書在崇安

崇安建之巖邑故宮師趙清獻公嘗爲之宰故侍讀
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
然數十年之間爲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
出之以化於邑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溫陵諸葛侯
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以兩公之祠未
立爲已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而立祠焉明年五
月甲子訖功命諸生皆入於學躬率丞掾與之釋菜
於先聖先師而奠於兩公之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
進之曰學則孔孟尙矣然居是邦語其風聲氣俗之
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

趙公孝弟慈祥履繩蹈矩爲政有循良之蹟立朝著
蹇諤之風清節至行爲世標表固諸公之所逮聞也
至於胡公聞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
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
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
無所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承乏於此過
不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勵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
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俯仰乎其
閒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
是以象兩公於此堂也諸君自今以來蓋亦望其容

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然後精
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
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是則兩公
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日所望於諸君也諸
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
思無辱先生之誨於是旣退而諸葛侯使人以是說
走山間屬熹爲之記熹惟今之爲政者固已不遑於
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
人而納之卑沔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
諸葛侯於茲邑旣新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

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
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爲政者而已哉旣不得辭乃
具書其本末以視同志願相與勉焉以無負諸葛侯
之教也是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代 乾道四年

朱子撰在福州

皇帝陛下臨御之四年朝廷清明眾職修理乃眷南
顧閔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
副使而付以鹽筴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旣承詔奔
走卽事則與判官臣某爰暨屬僚博詢審訂具以條

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懽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問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爲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爲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并鹽洩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

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
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爲民病厯年
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旣幸聽愚
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
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
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
等駑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於下
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
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尙書所下詔旨
刻石臺門以諭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

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已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按乾道間轉運副使見於郝志凡七人四年未知何人是年崇安飢朱子貸粟於府賑之四年蠲免浮錢事亦不見於宋史及文獻通攷諸書按淳熙十三年臣僚奏汀州科鹽之害漕臣趙彥操奏云今欲將舊欠鹽錢盡與蠲放及減鹽價其所蠲舊欠與所減鹽價本司多方措置那移應補其數如

此則州縣之力可紓立價既平買鹽者衆價雖裁
減用無所虧是汀州與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
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縣與所
放舊放又在此外並從之見續文獻通攷是乾道
淳熙間屢有蠲免之舉矣

利澤廟記

乾道九年

訪碑錄陳知柔撰王仁孝隸書在尤溪

盧珖廟碑

乾道九年

訪碑錄石礬撰正書在尤溪

按十國春秋珖閩人王氏建國避地尤溪保大四

年禦山寇以琬爲守將李仁達亂閩使其將陳匡弼襲尤溪琬拒之戰甚力邑人得奔竄不死琬爲劉掉刀所殺邑人葬琬於杉嶺琬五子從戰俱歿元宗下詔褒恤此邑人所以立廟也石磐字于重會稽人乾道間知尤溪有惠政見郝志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

輿地碑目朱子撰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謩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囂塵而挹清曠於處